

等我·还你

杨婷婷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等我·还你

杨婷婷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我·还你/杨婷婷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54—5628—1

I.等…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7173号

责任编辑:高毫林

责任校对:陈琪

装帧设计:严重轩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13.625 插页:10页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79千字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01.....	1
程凯不知是该跟哥们去饱尝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还是跟女友饕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小甜蜜……	
02.....	12
肖戈牵着她的手往里走,小尤今晚算是明白了,酒吧里认识异性可比相亲容易得多……	
03.....	20
晶晶听了小尤的话,坐着藤椅晃得更加厉害了。她嘴里说:男人呀,我折腾不死他们……	
04.....	29
每次两人闹革命,程凯总是先顶不住,扯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白旗投降,也算小男人……	
05.....	39
工作关系只是肖戈铺设的桥梁,虽说利用职务之便讨女人欢心太不专业,但这是条绝对的捷径……	
06.....	45
晶晶攥住程凯刚伸到自己腿上的手,眯着凤眼说:“程凯,我警告你,别搞歪门,我定力看好……”	
07.....	55
通常小尤就为有晶晶这样昏睡的朋友自豪,可也为自己在她美腿美胸的对比下稍有逊色而不免黯然……	
08.....	61
小尤听着程凯熟悉均匀的呼吸声,她说不清这叫和谐还是冷淡。她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久了,爱情已变成习惯……	
09.....	70
小尤很羡慕晶晶在恋爱中能收放自如,男人她都玩得很转,可自己却下定决心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有时真的想撤了……	
10.....	78
程凯和林晶晶都知道,刚才他们的行为对于小尤来说是什么,是背叛。可这一步还是迈出去了,谁也没挡住……	
11.....	89
女孩儿身上沐浴露的淡淡清香彻底瓦解了男孩儿的理智,肖戈亲吻着小尤,开始解衣扣……	
12.....	95
肖戈说得对,小尤是太现实了。没事求人时,就往人身上泼冷水,有事求人时,又跑来抱人家的腿……	

13	102
有种谎言是把黑说成白,有种谎言是把黑的隐藏起来。 在程凯看来,小尤采用了后一种方法……	
14	111
程凯有种被捉奸在床的感觉,立马像安了弹簧一样跳下床,抓起衣服胡乱往身上套……	
15	122
程凯无奈极了,在小尤这里,他不仅要为现实中的行为买单,还要为这梦里的行为买单……	
16	133
房间里安静了,小尤和晶晶都没再说话。很多年她俩没吵过架,这次却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话都说得如此刺耳……	
17	144
小尤想:现在看来只有木已成舟方可达成心愿啦!好,从现在开始撤消防备,能不能怀孕,都听天意……	
18	151
小尤看着字条,想着程凯比起以前乖了很多。不但变得对她处处谦让,还知道随时报备行踪,小尤感觉革命胜利……	
19	161
只有分开,才有出路。程凯决定,他要出路。虽然很痛,可长痛不如短痛,他选择快刀斩乱麻……	
20	171
程凯开车行驶在空旷的道路上,他打开车窗,冰冷的风吹进来,他有点想小尤了,想她那如同亲人般的关爱……	
21	180
肖戈的拥抱,拯救了小尤,将她从另一个空间拽了回来。他的怀抱,是久违的人体体温,温暖了小尤的身体和心房……	
22	187
饱受爱情洗礼的小尤,她终于成熟了。她变得比从前理智,理智的女人才会有魅力……	
23	195
时过境迁,卸掉女友身份的小尤在程凯眼中变得更为迷人。小尤对程凯的怀恨也被时间冲淡,变成隐藏的思念……	
24	206
坚强的晶晶独自站在窗前,望着街头的夜色,只觉得满目疮痍。这原本的故乡对林晶晶而言已是一座伤城……	

程凯不知是该跟哥们去饱尝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还是跟女友饕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小甜蜜……

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淅沥地下了一整天的雨。

小雨浸湿了整座城市，渐黑的夜幕中不同的车子、不同的轮子，在公路上飞驰，它们发出节奏相似却又各不相同的声音，如同生活在这同一座城市却怀揣不同心事的人们。

程凯的心情此时大好，车里播放着强劲的音乐，音量绝对超过 65 分贝。他把车开得飞快，插上旋翼就可以变直升机了。

刚才他哥们儿强子来电，说城东边儿新开了一家酒吧。据前方消息报道：此处美女遍地，风格各异。今晚特约了帮朋友要去鉴赏一番，下发紧急集合通知，让他务必一小时内赶到，并警告说如有晚到现象发生，罚无赦。

程凯强烈抗议此条款，声称手头还有正事儿没办完。

强子不理这套，气极败坏地嚷嚷：“你小子要是晚来，可就剩歪瓜裂枣了，别怪哥哥我心狠手快。别扯那些没用的啦，麻溜点儿！”

程凯笑说：“必须的！”

他随着车里音乐的律动，漂亮地打着方向盘，脚踩油门，全速前进。

程凯正得瑟呢，牛仔褲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了，他掏出手机瞄了一眼，显示“老婆”，是他的女朋友秦小尤打来的。

他迅速关掉音乐，减慢车速，紧闭车窗。这套步骤顺畅极了，如同受过军事化训练，程凯马上处于战备状态。

唉！正准备自由翱翔的男人，接到女友的查岗电话，真是令人败

.....



还
你



兴。程凯感觉胸闷气不畅，他随手将电话扔在副驾驶座上，准备采取回避战术。

可座位上的手机不停振动，一副你不接我不挂、誓不罢休的态度。这“嗡嗡嗡”的振动声像黄蜂般蜇着程凯的脑神经，使他如坐针毡。程凯无奈，只好靠边停车。他拿起电话，按下接听键。

没等程凯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先声夺人：“喂，你在哪儿呢？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程凯苦笑，回答：“唉！亲爱的，您能换句开场白吗？”

“行呀，那我换一句。亲爱的，请问你现在的坐标？”小尤依旧是换汤不换药。

“在家呢。”程凯回答得底气不足，心里如打鼓般咚咚直响。

“噢。”小尤轻轻笑了笑。

“亲爱的，确定了我的坐标，请继续指示，有事儿？”为让自己逃离在讨论地点这个问题方面的劣势局面，程凯企图转移话题。

“程——凯——”小尤对着话筒奋力大叫，分贝绝不小于刚才车里的音乐，“你……你有出息就编排得有创意一点儿行不行！在家，座机为什么没人接？座机又出毛病了对吧？到底是电话出毛病了还是人出毛病了？说话呀！”电话那头音量不断递增，极其仇恨。

程凯咧着嘴，拿远了电话，他歪着头，以免耳朵受到高频声波的冲击。

可尽管程凯手举如手雷般的电话，距离耳朵足有半米远的距离，他依然清楚的听见小尤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你说话呀！又不吭声了。每次总是这样，被我抓着是死的，放出去又是活蹦乱跳了，你真是死去活来不容易呀！以后叫你‘复活一号’算了……”接下来便是不间断的唇枪舌剑洗礼。

在一顿狂轰滥炸后，程凯依稀感觉到对方的怒火好像平息了一些。他长出了口憋着的气，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弹了两下说：“宝贝儿，别激动。你知道就凭我这架咪咪小的‘复活一号’，那么一点点小聪明在您的大智慧面前永远难以开拓创新，日后还要劳驾您继续熏陶呀！等到我功德圆满，一定不会再惹您生气了。”

小尤被逗笑了：“是吗，既然你态度诚恳，说法也算堂皇，加之你的



文化水平和素质修养确定还有待提高，那就今晚吧！亲爱的，我想你了。”全程对话里，就这一句最是温柔。

可马上又变了调，“九点，来清宫接受再教育！不准迟到。”说完，小尤挂断电话。

“小尤，你听我说，刚才……喂，喂！”

程凯盯着挂了线的手机，无可奈何地晃了晃头。他想立刻回拨过去跟小尤说晚上已有约了，可他知道这样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他点了根烟，思索中。

此时强子和小尤在程凯脑中拨起河来。其实与其说是哥们和女友拔河，还不如说是男人自己的思想斗争更为贴切。此事的抉择权完全掌握在程凯手中，选择去哪儿都说得过去。

可到底是该跟哥们去饱尝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还是跟女友饕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小甜蜜；是该先享受放缰的自由，还是该画地自限，搞好和谐的家园建设呢？这些成了程凯心中的棘手问题。无奈两者具有排他性，不兼容，他皱起了眉头。

数秒钟后，他又傻乐起来，似乎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好招。

程凯翻开手机通讯录，按定“林晶晶”，这事儿只有林晶晶从中斡旋方能搞定。

林晶晶是小尤的发小，也是程凯和小尤交往三年以来发生“战争”时的“和平大使”，程凯的挡箭牌。

电话刚接通，程凯就发出呼救：“晶晶！这事儿关乎我的幸福，全仰仗您的帮忙，又要请您出马拉朋友一把啦！”

林晶晶正在网上购物呢，听见程凯的求救信号，她最小化了网页，靠在椅背上轻捏自己有些酸痛的肩膀。

晶晶仰起头，轻轻闭上眼，想像着程凯此时的衰样，她歪着头笑道：“怎么，你家那位妖精又折腾什么花样了？整得你如此狼狈，又来求救。”

程凯听到林晶晶娇媚的笑声，心里如同春暖花开，那叫一个别样红。他说：“唉！你那位死党姐们还说我没创意，她自己还不是停留在那个定位定时查岗的初级阶段，要我九点到清宫去陪她。晶晶，你评评理，我又不是二十四小时能为她待命，她当我119呀！为救我免受糟

还你



踢,你九点钟一定要赶过去呀!帮我挡挡驾,好吧?”

晶晶听着程凯故作哀求的口气,坐直了身子问:“什么?让我替你赴约。您又是要到哪去偷着乐?不行,如今你这招儿可不灵了啊!上次你家那位可说了,如果我再帮你这种无耻行为做掩护,她连我都不理了,你可别害我。”

程凯笑了笑说:“晶晶,不会的,放心吧。小尤嘴上就那么一说,你搞得定她,我相信你的魅力。我也是没办法,强子他们一帮人正等我呢!早就定好的事儿,她大小姐今天来个突然袭击,搞得我措手不及、毫无防备。我本是准备从了她的,可在我痛苦挣扎后,终于决定不能助长她这种任性骄纵的行为。你是她姐妹,当然也不能惯着她的坏习惯任其发展,对吧!”

晶晶听着程凯巧言令色的狡辩,扬了下眉说:“对,说得太好了,不能惯着她!坚决不能!你看看她,曾经温柔的小红帽如今快成狼外婆啦。今天咱们谁都别去了,让她一个人空等着,可以好好反省,感受一下那曲终人不来的神伤。最后导致她自信心崩溃,这样下次才不会犯同类错误,才不敢再折磨你呀!”

程凯听晶晶这么说,有些着急了:“别呀!好晶晶,咱们对她的教育要迂回一些,还是循序渐进,和平演变、曲线救国比较好,不要太激烈,要有理、有利、有节。”

“那不行,不深刻她能吸取教训吗?你既然这么疼她,那就别撇下她,自己去会朋友呀,带着她去不就两全其美了。”晶晶接着说。

程凯怕小尤的娘家人林晶晶小姐不高兴,解释说:“强子先约我的,有先有后嘛。我总不能做重色轻友的男人,遭受兄弟们唾弃鄙视吧!再说,一群男人在一起玩,就我一个带着女朋友。我是没什么,可别人都放不开,玩得不痛快嘛!就帮个忙呗,大美女。”

晶晶起身走到镜子旁,她用手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对着镜子拨了拨长长的睫毛,问:“喂!程先生,我说你能用脑子想想问题吗?我凭什么三天两头帮你呀?我既没拿你贿赂,又不是志愿者,义务劳动我可不干。”

程凯听出晶晶是在跟他谈条件,他对着手机话筒“叭”地亲了一口,说:“既然你索贿,那献上本型男香吻一枚。这贿赂够香艳的吧!”



晶晶被那一声脆响逗乐：“有病吧你，真够不要脸的。还型男呢，我看就是一流氓。你这是献给电话的香吻，我可没收到，别乱诬陷栽赃。我是便宜没占着，还背名声。这买卖我可不乐意。”

程凯仰天大笑说：“林小姐，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下次见面我就来真的了，绝对给你兑现。我很严肃地承诺，这肯定不是白条子，到时你可千万别躲啊！记得我欠你一个香吻，如果拖欠时间久了，加上利息也行！我一定吻得有深度，吻得有技巧，绝不敷衍了事。”

晶晶走到窗前，说：“你胆子真是体重的好几倍呀！我非要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小尤，她醋罐子打翻了，你的苦日子可就来了。”

程凯听着晶晶的小威胁，心里酥酥的，顺着杆子爬：“唉，没事，早点公开也好，暗恋你，我也蛮辛苦。只要你从了我，咱背点骂名，抛下一切跟你私奔也值呀。”

经过和程凯一番闲逗后，晶晶心情舒畅，嘴上却“呸”了一声说：“真是够王八蛋的。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脸皮怎么那么厚呀！你那点狗屁技术，本人还看不上呢。小屁孩，只有你家小尤把你当宝贝。”

程凯不服：“唉呀！晶晶同学，这技术高低跟年龄无关。你是没领教过我，可惜了。要不，给我个机会呗！我可绝对不小哟！用过的都说好，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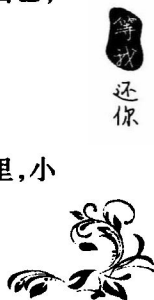
程凯听见晶晶那头笑得花枝乱颤，立即见好就收，说了声：“好了，今晚就拜托了，多谢。”便挂断电话。

他吹着胜利的口哨，继续一路向前。此刻他眼前的路面仿佛宽阔了许多，他神采飞扬，右脚尖缓缓用劲，油门得意地下沉，车轮欢快地提高了转速。

事情初步搞定，可程凯的脑子里一闪而过：他看见秦小尤在“清宫”见不到自己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他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些，努力调整了一下情绪，又瘪了瘪嘴，脸上又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随后安慰自己，等到事后再进行安抚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 * * * *

程凯和秦小尤在一起三年了。他俩是在三年前一个仲夏夜里，小尤的生日聚会上相识的，程凯是小尤一位同学带来的朋友。



两人就是那么相识一笑，礼节性地碰杯祝福，聊了几句少男少女阳光灿烂的话，就互相轻松地悦纳了对方，犹如五百年前一家人般的那么瓷实。

后来小尤常说程凯是她收到的生日礼物。

可是这一见钟情的二位，爱是爱上了，却三天两头为自己的伟大信念闹革命。男的为争取民主自由，女的为争取爱情领土统一。但谁也无法改变对方，因为相爱又离不开对方，就这么粘在一起不断斗争着，实力相当，难以衡量出胜负高低。

看他俩一路走来的权威人士林晶晶小姐曾高度概括他们三年的恋爱史，说：他们是爱得轰轰烈烈的三年；是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三年；是炸得人仰马翻的三年。并引用一本小说里的经典语句形容：走近对方就是走近痛苦，远离对方就是远离幸福！没辙。两个人都是死脸。

每当三人同行，晶晶高谈这句总结性的言论时，秦小尤就会捏住程凯的鼻子，娇嗔地问：“你痛苦吗？”

程凯会立刻举手投降示意说：“唉呀，我非常幸福，一点都不痛苦。找到你我比中了头奖还幸运百倍。”

当他回答完毕，望着小尤露出满意的笑之后，便会再偷偷对着晶晶做着生不如死的鬼脸，表示痛苦得一塌糊涂。晶晶也会被他逗乐，当这两个女人都笑了，他才算完成任务，也算绅士了。

程凯对女人慷慨，心思也细腻，因此从不缺少桃花运，特招女孩喜欢。读高中的时候，他同时收到好几个女孩塞到他书包里的情书和礼物，苦于这些女孩们都使用那么含羞的字母落款“W”。可“W”用汉语拼音可以拼出王汪万吴好几个姓，他猜不出是王文倩还是汪玲或是万青再或是吴小莉。他心里埋怨这些女同学太含蓄，让他迷失了革命方向。

后来程凯妈妈帮儿子整理书柜，发现了这些情书，仿佛找到了儿子高考落榜的罪证，用指头狠狠地戳着他的脑门骂道：“你哪有魂儿学习呦！”

在他高考落榜后，进了爸爸任董事长的宏鼎建筑安装检修工程公司。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家近百人的区办企业，改制中程凯的爸爸成为最大的投资者。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程凯干了不到两年，就业绩



满满，赢得了公司上下的赞许，担任了项目经理，也算小有成就，挣的钱支持他的花销绰绰有余。

程凯跟小尤相爱后，小尤问过他的恋爱史，程凯总说：“你是我的真爱，是唯一，初恋不懂得爱情。相对于你而言，我过去的小儿科不值一提。你就不用打听了，干吃醋，没意义。”

程凯说的不完全是甜言蜜语，大部分属实。小尤的确是他的真爱，认识小尤后，他在与异性交往中收敛了许多。虽说也会结识形形色色的女孩，其中不乏有若干暧昧，但没谁能让他像对小尤那样上心、那样在乎、那样满意。

在那次生日聚会上，小尤举杯的模样、说话的声音、轻捋长发的动作，都是那样的让他着迷。小尤仿佛从里到外都是他寻找多年的完美女性，相当有感觉，是做女友的最佳人选。他欣赏小尤特有的气质，欣赏她那未经风雨清澈的眸子和无论何时都散发清香的身体。

可虽说这样，三年来，程凯和小尤的相处并非处处如胶似漆。程凯认为是芝麻般的小事，小尤却看作是西瓜般的大事，两人属于持不同政见者。

他住江南，她住江北，相会要跨“天堑变通途”的长江大桥。当两人发生纠葛时，为了各自的爱情观点需当面磋商，开车也要跑三十多分钟的路程。但即便如此为爱奔波，两人也没能真正说服对方赞同自己的观点，都只是为了平息战火的缓兵之计罢了。

他们就这么来回折腾，靠相爱维持着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但两人都愿承认，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观点的不同，而是本质的不同。

期间，当程凯有优良表现，让小尤沉浸爱河时，她会百问不厌地求证：“你到底爱我什么？”

程凯就百答不厌地道来：“我喜欢你从头发丝到脚趾头。”

小尤又会问：“那，还有呢？”

程凯会搂着她的肩，吻着她的头发说：“爱你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还上得了床。”

小尤满意地笑着，继续问：“那，爱到什么程度？”

程凯如背诵般地回答：“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不，你是我生命的全部！”

还你



小尤这才得意地揪着他的鼻子：“知道我好就不准花心！我是你碗里的，你就别惦记别人锅里的，明白吗？如今社会，一个人就一棵树，一个茶壶配一个杯。”

再换个画面，反之当程凯的表现不佳时，两人便会发生争吵。她会坚持不懈的重申：“我们既然是相爱的，我就不想你再跟其他女人纠缠不清！”

程凯便会使劲地抓着他的小板寸头反问：“什么叫纠缠不清？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喜欢监视我，你想象力就那么丰富吗，真的那么有趣吗？我还有没有点自由，你就那么缺少自信和安全感吗？你挖空心思找我的茬儿，对你有什么好处？”

小尤立即回赠：“不是想象，是事实。你总是这么反感我干涉你的生活，我妨碍你什么了吗？每次有女人给你发短信、打电话你总说不认识、不知道、听不着？不认识的人为什么总给你打电话？你心里如果坦荡、没鬼、无愧，你又何必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么为难你的电话，不是调成静音，就是改成振动，为什么不敢接电话？现在又何必做出如此低级的狡辩呢？当我傻子还是你自己在装傻子。”

程凯听了这番话，其实已经无可反驳。是的，那些无聊的异性骚扰电话常常令他很头痛。这些都是由于夜间在酒吧里，酒精作祟的艳遇遗留下的乱摊子。可是在酒精分解后的日间，程凯并不太上心，只是消遣而已，他认为并无大碍。但烦心的是这些骚扰电话常常被小尤撞见，成为他们之间战争的导火索。要不怎么说凡事都有因果，由于晚上在酒吧里种下的因，程凯在白天，不，有可能是需要连夜承担女友审问的果。程凯摆得平外面的、却摆不平家里的。

遇见神探女友，男人的想偷点儿腥，还真难！

战争还在继续，并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时，程凯常会选择破罐子破摔。他趾高气扬地说：“那些女的我认识，大家是朋友，发条短信打个电话，出来玩玩吃个饭，不行吗？犯了国家哪条法律。你每天疑神疑鬼，到底看见什么了，我是被你捉奸在床了吗？你成天靠想象生活，凭什么连打电话都要干涉？算了算了，不想跟你废话，如何处置？我全听你的，你想怎样就怎样！”

程凯此时说出将军之话，原因一是由于小尤的咄咄逼人令他窒息，



程凯为了维护男人的面子不得不说；二是仗着小尤对自己的爱，程凯是有恃无恐，因为他知道小尤并不想离开他。即使分手相逼，也是出于想让他挽留。小尤的脉络程凯已经拿得很准了，就看他想如何息事宁人。

不过多数情况，当战争发展到这样强强对峙的阶段，两人看似鱼死网破，但又总会绝处逢生。

小尤听了这些话，心里酸疼，会马上流下如长江决堤般的泪水，这时程凯定会败下阵来。她委屈地说：“我没有干涉你，更没监视你，你这是欲加之罪。我只是不想让我们彼此失去对方。我希望你能珍惜这段感情，能专一对我。你是上天送我的生日礼物，谁也不能分享，更不能拿走。我有什么不对的。”

程凯看着小尤脸上滑落豆大泪珠，便无心恋战，一次二次三次N次地说：“好了，好了，我错了。别哭，除了你我谁都不理，别的女人看都不看，让她们见鬼去吧！”

不过，爱只是粉饰一切问题的糖衣。这类周而复始的认错之哄，乃至为了自由故，撒谎不能抛，三年来常常令程凯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和折磨。

* * * * *

近段日子，程凯为尽快结清一笔工程款，白天东奔西颠的找关系签字盖章；夜里请这个喝酒、邀那个唱歌的忙活，冷落了小尤。今晚，如果强子没来电话，他是准备去小尤家给她惊喜的。他曾在电话里试图说服强子，可强子说：“不准做重色轻友之徒。男人够累的了，干吗还叫那任性的女孩牵着鼻子走？”这话堵得他没话说，作为男人，这关乎他的自尊，推辞不得。

程凯带着经历波折的心赶到那间酒吧，按强子说的包房，匆匆推门而入。

他放眼一看简直怀疑自己进错了门，包房里面灯光昏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挤满男男女女在那儿群魔乱舞，颓废不堪，没一个熟面孔，更没人注意到他的莅临。

程凯掏出手机，退到门口，刚想拨强子的电话求证房间号，便听见

鲜
我
还
你



强子大叫：“程总，哈哈！过来，这边！”

程凯终于在一堆人中看见强子，他轻推开簇拥的人，挤了过去，带点不耐烦的口气问强子：“这都谁呀？一个不认识，搞什么呀！”

强子玩得兴奋，没注意程凯的脸色，他搂着程凯对包房里的那群人嘶声大喊：“喂，朋友们！这是我最好的哥们，程凯！”

瞬间所有迷离的眼神都聚焦在程凯身上，这回他终于引人注目了。程凯没办法，挤出笑对着所有人点点头。他侧过身把强子拉到一边说：“喂，你搞什么名堂，我还以为有什么重要人物呢！这都是些什么人呀，玩得那么没档次！你让我跑了大半个城过来，就为了这群像得了狂犬病的人。早知道我就不来了，小尤还等着我呢，就这样，我先走了。”

强子马上拉住程凯，嬉皮笑脸地说：“什么没档次？我看是你口味不好吧！看什么都不顺眼。”

程凯真的有点怒了，他说：“是这些人倒了我胃口了，走了，拜。”

强子见程凯真的要走，急了，他忙拉住程凯，晃悠悠地指着对面一群女孩说：“来来来！过来看看。那边有IT界的白骨精，有医院的实习医生，还有天上飞的空姐。怎么没档次，人家哪个学历不比你高。你要拨开云雾看清楚呀，不好玩我能叫你吗？真没眼光，品位越来越差了啊！”

程凯顺着强子指的方向放眼看过去，在一堆人的背后，靠着墙角处的几个女孩正嘻嘻哈哈地跳着舞。程凯定睛仔细打量，倒也是他喜欢的那种皮肤白白、头发长长的类型，身材脸蛋都相当凑合，就是穿着太不着调，不是前面透就是后面露。可这冲击力才够强呀，轻而易举地攻破程凯脆弱的意志力防线！

程凯瞪着眼，疑惑地问：“白领医生空姐都换上这身装束，那还是她们吗？这样子跟我们平时泡的妹妹有区别吗？真是不可思议，天下大乱。”

强子看程凯不吵着要走了，还跟他讨论起这些来，笑了笑说：“你不就希望越乱越好吗？喂，把你那探照灯似的眼神调暗点儿。怎么，想让姑娘们下班后还穿着套装出来跟你调情呀。抱歉！今晚可不是制服诱惑的主题秀。你到底上不上，不去我可去了啊！”

程凯憨笑，递给强子一支烟，点上，说：“哥们，真有空姐吗？哪个



是？我看那个穿露背裙的，晃起来的样子挺像的，她今晚还没主吧？”

程凯的脸由阴转晴，強子便有了成就感：“有主还叫你来，你对空姐的嗅觉算是相当灵敏呀！眼毒，猜得还真准，果然是江湖上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一代大侠。功力不减当年呀！那姑娘可是有功夫的啊，你别把自己掉进去。”

程凯甩了一下頭，說：“放心，掉不進去，玩玩而已，又不是剛出山的小和尚，沒見過女人。咱是閱女無數的老江湖了，要是見一個愛一個早就毀了。喂，那女的是不錯，真夠媚的。我今晚要領教一下，看看天上工作的是不是比地上工作的水平要高。”

强子抽了口烟,说:“喂,你看她像不像小尤的姐们儿林晶晶呀!”

程凯看了看說：“晶晶比她高、比她辣。”

强子又狂笑：“噢，尝过了？”

程凯也跟着大笑了：“哈哈！想嘗，太熟不好下手。不跟你廢話了，我過去了。”

强子冷冷一笑，对着正准备走向那群女孩的程凯泼了盆冷水道：“这么快过去，不回去找你家小尤了。”

程凯听了强子的话，仿佛又被扔进冰窖里，他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爆米花朝强子嘴里死死地塞了进去，说：“闭上你的臭嘴！别提这个让我听了就浑身发抖的名字，好吗？她是我的劫数，克星，天敌！我刚刚进入新角色，刚刚放松一下，你又提她。哥们，你知道吗？我这是顶着枪口冲来的，回头还得想招儿哄那位大小姐呢！你今晚就放过我吧，别再提了。”

强子边用力嚼着程凯塞进嘴里的爆米花边说：“喂喂，别冲动！我放过你没问题，可你家那位大小姐不见得放过你，为确保你的安全和雅兴不被破坏，我劝你最好把手机关了，不然等下你喝醉了都得被她吓清醒了。”

程凯樂了，他掏出手机，长摁关机键对强子说：“谢谢提醒！还是你经验丰富。”

等我
还你



肖戈牵着她的手往里走，小尤今晚算是明白了，酒吧里认识异性可比相亲容易得多……

清宫，是坐落在江滩的酒吧。小尤的住所离清宫不远，她步行而去。

雨刚停，空气很湿润。江滩大道两旁暖黄色的路灯，照着湿漉漉的街道，闪出碎钻般的光点。春天的雨、春天的夜都很迷人，仿佛告诉你寒冬的过去，春暖花开，大自然摆脱了冰雪寒冷的覆盖，天地也就变得妩媚起来。然而，人性也会受季节的影响，本能的需求都随着冬去春来而复苏了。

小尤将手插进米色的风衣口袋，她竖起衣领，轻袅地走在路上，崭新的黑色漆皮高跟鞋上溅了几滴水珠。微风轻轻吹起她的长发和衣角，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让人感觉摇曳多姿、轻柔动人。

未与男友发生争执时的小尤总是脱俗动人，但再过一会，将会出现另一个状态的她。

出门前，她在家煮了碗面，像服中药般地强咽了几口，根本吃不下去。最近她的心情很低迷，工作没灵感不顺手。程凯又好几天无影无踪，令她烦得很。她极想见自己的男友，她需要他的安慰和鼓励。

看着街道上相拥着行走的男男女女，小尤轻叹了口气，她的伤感又增添了几分，不知是不是女人的第六感，她觉得心里有些隐隐作痛。小尤的潜意识里出现了爱情的危机信号。

清宫门前灯火辉煌。小尤并不喜欢这类酒吧的氛围，来这里的人鱼目混珠。但无奈这里是她与程凯的爱情发源地，每当遇见快乐和烦恼的时候，她都想去程凯来这里。

